

陳淳淳

一時收帆 不為落幕



原鄉走廊

金秋十月，是大自然最濃墨重彩的筆觸，也是時光長河中一段最為溫潤的篇章。在這個收穫與凋零並存的季節，百餘名華文學校的中國志願教師踏上歸航之路。這場驟然發生的菲華文教人事變動，像一陣秋風，掠過菲律賓上百所華校校園的窗台，在菲華社會中激起層層漣漪。此次百餘名志願教師暫別，是一場無奈的退守，卻不是文脈的落幕。

近數十年來，這些遠赴菲律賓的華文志願教師，都是平凡的基層教育工作者，他們在菲華校園的日常裡，沒有宏大的文化敘事，只有最樸素的教書育人。數十年間，志願教師與菲華本土教師並肩協作，適配當地學制，兼容多元文化，尊重菲律賓法律風俗，深耕華文教育，培養出無數深耕菲中經貿、深耕民間友好的普通人。他們是文明交融的微光，師者暫別，文脈恆存。

華人華僑渡重洋守護母語，初衷從來不是向外擴張，而是留存根脈。菲律賓華人華僑堅持開辦華校傳承母語，本質上和世界其他移民族群設立母語學堂並無兩樣，只是希望子孫後代記得族群的來路，保有獨屬於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很長一段時間，人們看待海外華文教育，習慣於站在文明交流的視角來解讀。外派華文教師被賦予文化使者，跨國文教幫扶被視作文明互鑒的實踐樣本。卻忽略了一個核心事實，菲律賓華文教育從誕生之初，就不是向外傳播的工程，而是華人族群向內護持母語文化根脈的自救行動。數百年來，一批批閩粵僑民下南洋，奔赴菲律賓群島謀生，他們不是帶著文化輸出的使命而來，只是在故土生計艱難之時，選擇遠赴異國打拼謀生，僑民在陌生的土地上開店務工，憑著吃苦耐勞慢慢立足，在生活安穩之後，縈繞在僑民心頭最大的憂慮，便是後代子孫在異國文化的長期浸潤之下，慢慢遺忘母語，割裂和祖輩之間精神上的聯結。

正是出於這份害怕身份來路被遺忘的焦慮，才有了民間自發興辦華文學校，沒

有外部撥款，沒有現成教材，僑界僑商捐資籌備教育經費，僑民奔走張羅校舍，懂中文的讀書人登堂授課，一間間華校在千島之國落地生根。先輩們辦學的目標非常樸素，並不奢望去改變當地社會，只是為本族群的孩子保留一處學習漢字、聆聽祖訓的空間，這份初心支撐菲華華文教育熬過無數難關。

進入新世紀，中國啟動海外華文教育幫扶項目，持續輸送華文志願教師，配套教材與教學方案，為當時面臨華文師資老齡化，華文教師斷層困境的菲華華文教學注入活力。一批批華文志願教師辭別親友遠赴千島之國，適應濕熱氣候與迥異民俗，在菲律賓百餘家華校開展華文教學，志原教師面對的學生之中，很多是土生華裔與混血少年，不少孩子從來沒有踏上故土，對於中華文化的全部感知，都來自華文課堂上的學習認知。

志願教師補齊了本土華文師資年齡老化帶來的缺口，更新華文教學方法，規範華文課程設置，讓華校得以穩住華文授課的質量。

幾十年來，外部師資幫扶和本土僑社堅守相輔相成，造就了一段華文教育的繁榮期。

而今，外援退去，方見根骨。百餘名志願教師歸國，只能代表著一個外部幫扶的暫停，絕非百年華文教育的終點。只要華人華僑的家國情懷不變，文明互鑒的初心不改，跨越山海的文化紐帶就永遠不會斷裂，中華文化必將在世界多元文明的交融碰撞中，綻放出更持久、更溫潤的文明光彩。

山海漫長，風浪常有，暫時收帆，只為再度啟航。歷經此番考驗，未來的菲律賓華文教育的出路，不應靜待外援，僑界需要搭建屬於華社的華文教育人才梯隊，培養本土青年華文師資隊伍，褪去依附，扎根本土，練就獨立自持的根骨，繼續在這千島之國守護族群文脈。

讓百年菲華華文教育，愈發堅韌、愈發厚重，跨越時代變局，書寫多元共生共存的新篇章。

2026年10月5日

林南宏

150名中文老師離開 為什麼是個問題？



各說各話

這幾天，菲律賓華文教育圈發生了一件大事。最早是 Bilyonaryo News Channel（BNC）報導，大馬尼拉兩所華校——義德中學與基立學院的中國籍華文教師突然離開，校方緊急通知家長調整華文課程。接著，《菲律賓商報》以頭版報導，不只有兩所學校。由菲華商聯總會與菲律賓華教中心邀請來菲的中國志願教師及外派教師，因家屬對近期安全與政治氣氛感到擔憂，陸續安排返回中國。目前媒體報導的影響人數約150名教師。150人，很多嗎？這個數字放進整個菲律賓教育體系，當然不多；但放進菲律賓華文教育，這就不是一個小數字。所以真正值得問的，不只是「中國老師為什麼離開」，而是：為什麼少了150名教師，菲律賓華校的氛圍開始緊張起來？

150名教師的背後，是三十五年的持續「輸血」

菲律賓第一所華文學校「中西學院」自1899年創立迄今，華文教育在菲律賓已經超過百年，為什麼到了今天，教中文還需要從中國找老師？答案很直接：本地華文教師一直不夠。筆者在2015年來到菲律賓，最早就在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服務。那段時間接觸不同華校、老師與學生，也讓我看到這套百年教育體系底下，一直存在很現實的師資問題。1991年，菲律賓華教中心啟動「輸血計畫」，從中國引進華文教師。根據華教中心資料，三十多年來，已為約80所華校申請近5,000人次的中國外派教師；疫情前，一年甚至曾有300多名外派教師在菲任教。2015年，台灣僑委會安排了19名替代役老師來菲，猶記得當年中國國僑辦、菲律賓督總及華教中心等，安排過來的老師超過400名，儘管比例懸殊，但對近代菲律賓華文教育發展來說，可說是百花齊放的全盛時期。因此，今天離開的150名教師，並不只是150名外籍員工。他們背後，其實是菲律賓華校依靠三十多年的師資支援系統。新聞曝光後，商總很快召集大峇區華校代表，討論師資短缺問題，現場也有退休華文教師自告奮勇，願意重新回到教學現場補足人力。但是，這個反應本身，就已經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

真正麻煩的，會是馬尼拉以外的華校

大馬尼拉的華校，至少還有相對較充足的資源，可以重新排課，找本地教師、請退休老師支援，甚至暫時改用線上教學。但馬尼拉以外的小型華校呢？從呂宋島、米沙鄢到棉蘭佬，許多城市的華校，規模不大，華文教師本來就不多。一間原本只有五名

華文教師的學校，如果突然少掉兩名，失去的不是全國150分之二，而是40%的華文師資。更不用講如果本來全校就只有一位華文老師的話，影響會有多大。更何況，華文老師並不是今天少一個，明天刊一則徵人廣告，就能補上。會中文，和會教中文，本來就是兩回事。

這一次，跟疫情不同

疫情期間，菲律賓華校其實已經經歷過類似的情況。當時邊境封鎖，中國的外派教師及台灣的替代役老師皆無法正常來菲，華校面臨師資短缺。筆者當時已經在馬卡蒂工作，但也透過線上的方式，幫忙教了近兩年的課。可以說，疫情改變了很多，但大家互相幫忙，總是能度過難關；那時候大家知道，疫情會過去，邊境終會重新開放。但是，這一次不一樣。這一次擋在教室門口的，不是病毒，而是很多綜合的因素，可能有菲律賓的工作簽證制度，可能還有一點菲中之間的政治問題，也可能回歸到菲律賓本身，到底需不需要華文教育的大哉問。對一名外國教師來說，真正影響去留的，往往只是一些再簡單不過的問題：菲律賓政府是否可以核發合法合適的工作簽證？政治環境是否穩定、家人是否能夠放心，薪資收入水平是否能夠滿足職涯規劃的需求？這些在在都會影響一位華文教師的選擇。比起新聞報導的這150名教師，更值得注意，其實是第151名教師，還願不願意來？如果原本穩定的師資來源，開始變得不穩定，影響的就只是一個學期，被撼動的將會是整個體制。

問題不是「老師什麼時候回來」

筆者並不認為，這150名教師的離開，會壓垮菲律賓華文教育，但這次的事件，確實引爆了一顆未爆彈，會擴散到什麼程度，仍有待觀察。中國外派教師三十多年來填補了菲律賓華教大量的師資缺口，台灣的替代役老師扮演的關鍵少數一樣重要，這份共同對於菲律賓華文教育的貢獻，不應該因為今天的政治氣氛而被抹煞。我們撤除政治立場，回到菲律賓華文教育的主體性，一起來思考看看，如果想要解決問題，不應該只是想辦法再找150名教師補回來。真正該問的是：為什麼三十五年過去了，菲律賓華校卻仍會因為一批教師的離開，而立刻面臨師資壓力？當年的「輸血」計畫，這個名字其實取得很好。

人在失血時，輸血可以救命；但輸血真正爭取的，應該是讓身體恢復自己造血的時間。所以這150名中國教師離開之後，筆者最想問的並不是：「他們什麼時候會回來？」而是：「輸血三十五年以後，菲律賓華文教育自己造出了多少血？」

貿易數據，更是不同族群在商貿往來之中恪守信義、於亂世堅守道義的精神底色。

第三層突出普遍價值，是遺產面向當代的對話力量，啟示後世青年。泉州遺產絕非塵封的古物，它向海內外華人青年昭示：身處多元交織的文化環境，人依然可以守住自身的文化根脈；時代浪潮起伏動盪，依舊可以向內求索，保有內心定力。這一點，與李叔同晚年落腳泉州、於山海之間叩問生命意義形成深刻呼應。泉州印證：文明交匯之地，同樣也是精神求索之地。

世人談及李叔同，大多記得《送別》，驚歎於他從藝術家先驅到弘一法師的人生轉身。大眾習慣將他神化，傳誦其晚年禪語，卻常常忽略他一生的掙扎、迷茫與不斷重塑自我。寒冰提出人文創作的三重境界：傳遞資訊、抒發情感、叩問靈魂；唯有抵達第三重境界，作品才能夠跨越時間滋養後人。尋訪他的足跡，意在褪去附加光環，還原一位身處亂世、不斷自省的近代知識份子。穿行泉州的廟宇、橋頭與舊街巷，屬於他的實體標記大多已然消散。崇武、小岞的海浪日夜冲刷礁石，人生亦是如此，歷經磨礪，本心方才顯現。

李叔同的一生，是一場漫長的精神遠航。少年居於津門，閱盡繁華；東渡日本研習西洋藝術，以筆墨音律開啟民智；歸國執教，豐子愷、劉質平均出自他門下。世俗層面的功名榮光，他盡數擁有，可繁華從未消解他對生命意義的追問。盛年出家，並非頓悟式的神跡，而是歷經亂世浮沉、反復自省之後做出的生命安頓。他將人生最後的十餘年交付泉州，1942年圓寂於溫陵養老院晚晴室，為長久的精神追問

尋得落點。入世擔當濟世，出世自省修心，二者在他身上並不矛盾；繁華不等於虛妄，修行亦不同於逃避，這是他留給後世樸素的啟示。

當下資訊浩如煙海，先賢哲思唾手可得。人們摘抄金句、收藏箴言，把智慧存進相冊，卻很少用來觀照自身處境；熱衷於傳頌人物最終通透的結局，卻不願直面一路走來的猶疑與困頓。南洋華人青年尤其如此：身負華夏血脈，浸潤異域文明，不斷在理想與現實、傳統與新潮之間權衡搖擺。他們面對的命題，和百年前輩並無二致：讀書何為？人生是否僅有世俗成功這一套評判尺規？李叔同給出跨越山海的答案：功業之外，尚有自省與守心；既可行萬里路建功立業，亦可退而向內觀照自我。

文化傳承，不是把先賢供奉上神壇，也不是把典籍束之高閣。百年之前，閩南先輩搭乘海絲航船遠赴菲律賓，歷經艱難代代守護文脈；他們傳承下來的，不只是掌故禮俗，更是直面苦難、堅韌向善的生命力量。我們無意塑造一尊高不可攀的大師塑像，只想還原一個兼具人間煙火、有悵惘、困惑，亦有堅守的李叔同。他書寫的「華枝春滿，天心月圓」，訴說的正是這份生命安頓。智慧的歸宿，從來不是藏書樓閣，而是一個個具體鮮活的生命。

刺桐潮聲亙古不息，《送別》的餘韻越過碧海，回蕩在南洋街巷與祠堂之間。真正的故土，不只是可以返回的地理地名，更是一份可以隨身攜帶的清醒自持。願每一位海外華人青年，都可以從這份真實求索的人生道路汲取力量，不必仰望遙不可及的聖賢，於時代浪潮之中守住本心，尋得屬於自己的精神歸處。

王強

潮起刺桐，心向歸處

——於泉州海岸重讀李叔同



絲路淵源

海，是泉州最持久的敘事。這座向海而興的古城吞吐千年帆影，接納八方思潮，也將華夏文脈送往遠洋。無數閩南先民從刺桐港南下南洋，行囊之中，既有謀生的期盼，也承載著一套立身處世的價值秩序。海洋從來不止是商貿航道，更是文明互鑒的長河；回望這些遠去的航跡，本質是理解漂泊境遇中人如何安頓自我。

撰寫《向海而興：海絲遺產與閩南文化的跨洋對話》期間，我讀到紀錄片導演寒冰的文稿。他在耶魯大學訪學時，於斯特林紀念圖書館見到一方中國古代石刻。令人深思的是校方的取舍：沒有選用「學而時習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類廣為流傳的格言，而是選取與顏真卿家族相關的史事——顏杲卿面對安史叛軍寧死守節，借這段史實向各國學子闡釋危難之際何以立身。格言宜講抽象道理，史事書寫具體的人，後者更能跨越語言與文化的隔閡。

這方石刻具備三重可讀維度：漢字承載的東方文字體系、承襲《顏氏家範碑》筆法的正統書脈，以及絕境之下個體對忠誠、責任與尊嚴的堅守。它並未把漢字當作裝飾擺件，而是依託真實歷史，將文

字、知識與人的品格緊密聯結。典籍若只封存於藏書閣，終究只是文物；唯有被閱讀、被躬身踐行，才能塑造人格。由此，我重新審視梳理海絲遺產、講述閩南故事的初衷：我們究竟是製作冰冷的歷史標本，還是借文脈安頓人心？這份思考，成為我與寒冰踏訪泉州、追尋李叔同足跡的緣起。

泉州的價值，並不局限於碼頭、碑刻與廟宇。只有將靜態遺產放回原生的生活脈絡，才能讀懂宋元泉州作為中世紀全球海洋文明交匯樞紐的內核：中原、阿拉伯、波斯與東南亞多種文明在此共生共處，不同族群通商通婚、共建家園、共守城市秩序。伊斯蘭清淨寺、印度教石柱、摩尼光佛造像共存一城，正是多元共處最直觀的物證。由此生髮出遺產第一層突出普遍價值：文明交往貴在雙向對話與包容互鑒，而非征服同化。海洋不曾割裂人群，反而搭建起文明互鑒的通途。

第二層突出普遍價值，來自海洋商貿對人的精神品格的淬煉。閩南先民揚帆遠赴南洋，航程滿是風浪、未知與苦難。支撐他們跨越萬頃波濤的，除謀生的渴望，還有刻入文化血脈的信義、堅韌與家國根脈。正如寒冰所言：文明留存的文字與故事，終極意義在於塑造人格。泉州的碑刻、宗教遺跡與海商往事，記錄的不只是

一讀者

政治操弄下 中國教師被撤回



讀者來信

近期，菲律賓華文教師被撤回中國的事件引發廣泛關注。表面看，這不過是人員流動的調整，實則折射出中菲人文交流正遭遇一場由政治操弄引發的寒冬。菲律賓部分政客以「國家安全」為名，將矛頭對準了延續百餘年的華文教育，這種短視行為最終傷害的將是菲律賓自身的文化多元性與國家競爭力。

華文教育在菲律賓從來不是「外來滲

透」，而是紮根當地的社會資產。自1899年第一所華僑學校成立至今，菲律賓華文教育已走過百餘年歷程。即便在1970年代「菲化」政策之後，華文教育仍以培養菲律賓公民為宗旨，成為菲華社會文化傳承的主要途徑。

目前全菲148所華校、超過7萬名學生、約1200名中文教師，這些數字背後是幾代菲華族群自籌資金、堅守文化的努力。華文教育培養的是具有跨文化能力的菲律賓人才，服務於菲律賓的多元社會。

然而，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近期援引美國智庫「海光計劃」的報告，無端指控暨南大學對菲華文教師培訓「暗藏政治目的」，將正常教育交流政治化。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此類指控出現前不久，菲律賓教育部剛剛表彰了紅奚禮士大學孔子學院在中文教育領域的「卓越貢獻」，該孔院協助培養了600餘名在職本土中文教師，服務全菲160所公立中學。菲政府內部對華文教育的認知撕裂，暴露了所謂「安全關切」的工具性本質。

直接受損的是菲律賓學生。中文已成為菲律賓公立教育體系中發展最快、覆蓋面最廣的外語項目，每年註冊學生達1.5萬餘

人。教師撤回意味著課堂中斷、課程縮水，那些渴望掌握中文以提升就業競爭力的菲律賓年輕人，成為政治博弈的無辜犧牲品。

更深層的傷害在於菲律賓的多元文化生態。

華文教育是中華文化融入菲律賓本土的渠道，從語言、飲食到習俗，中華文化早已成為菲律賓多元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切斷這一文化紐帶，不是「捍衛主權」，而是自我封閉。

當政治算計凌駕於教育之上，當安全敘事吞噬文化互鑒，菲律賓失去的不僅是中國教師，更是自身開放包容的形象與未來發展的機遇。

本論壇投稿電郵地址：shangbaoforum@gmail.com